

集部

勉齋集卷三十二

宋 黃榦 撰

判語

危教授論熊祥停盜

危教授被盜論盜者數人續據尉司解到陳九自供爲盜是實又供係是熊祥教令爲盜饒細乙舒九兩名亦供熊祥尋常實是停盜累嘗使人爲盜當聽審問與尉司所供無異又各人稱尉司都不曾拷打危教授亦不

曾計囑及追到熊祥再喚人供對都與前所供全然相反並稱係是弓手黃友徐亮在龍舟院打縛又係危官人自行打勘本縣照得陳九爲盜饒細乙舒九供熊祥停盜若非受打受賂豈肯到官自行通供及喚上醫人驗陳九被打痕損果是曾經用椎打傷踝骨并夾損手指分明停人爲盜與執人爲盜利害非輕陳九傷損病患且押下本保著家知管饒細乙舒九本無罪犯特以所供前後不同三名併押下本保著家知管熊祥雖未

知停藏著實煞前後詞訴不一必是鄉里豪横徐亮黄友輒將陳九等毆打併寄收對引追龍舟院僧行供對併牒催未獲人陳百乙放

昨據危教授陳論被盜始末本縣不容坐視遂牒官根捉未獲間又偶出捕蝗親至危教授之家見其所説被盜蹤跡因及鄉人有熊祥者平日豪横又與之互爭山地意爲盜之人乃熊祥教使本縣又嚴切行下尉司根捉續據危教授指名陳論之人三名陳九等自出官辨

析本縣遂將三名押下尉司根捉正賊本縣所以厚於寄居嚴於馭盜可謂至矣尋據尉司解到所押下三名具申供通因依當聽審問三名者歷歷通吐畧無隱諱問之以尉司曾有箠楚則曰無問之危教授曾有計囑則又曰無陳九親爲盜者也饒細乙舒九不曾爲盜而言熊祥停盜者也既無箠楚又無計囑何苦歷歷通吐如此所以不能無疑也再押下尉司審實未幾而熊祥出官陳詞遂就尉司取上所押下三名供對尉司自合

即時申解郤執留所押下人反申縣乞押下熊祥就尉司根究尉司捕盜官而承勘乃屬於縣道豈有反押詞人下尉司之理此又所以不能使人無疑也及本縣再傳人追尉司承行人監解所押下三名方始解到及三人到縣而所供盡與前日不同又見陳九者羸瘦將死令醫人看驗則十指皆被夾損脚踝亦被椎損問三人前日所以吐供之由則曰危四官人并弓手徐亮黃友綳縛箠打不勝其苦便自誣服非其本情也觀陳九之

痕損則箠楚之下亦何求而不得耶此又所以使人不能無疑也又據熊祥供危教授因強奪其山地不得遂欲以停盜之罪加之此邦之人以產業與人正行交易及其起意誣賴則是持出抵當非正行交易也立契交關領錢管業經隔年歲豈得無故謂之抵當陳如圭先以山賣與熊祥今又將賣與危教授乃陳詞於縣以為抵當以此觀之則危教授委是與熊祥有爭山之隙也夫無所爭而論人以停盜猶可言也有所爭而以停盜

之罪加人此又甚使人不能無疑也危教授之所恃以論熊祥者但有三人可以爲証今三人皆已變其前說則官司何以見其果爲停盜乎危教授必欲徧走諸司置熊祥囹圄以重困之張官置吏亦止得據情按法平理曲直又豈敢以罪狀未明之人置之囹圄以快寄居之意乎大抵此間之俗凡居鄉者必須雜用霸道以陵篤鄉閭然後有以自立雖士大夫未免爲習俗所移但縣道固難助人爲霸道者也熊祥停藏未明押下本保

知管牒尉司追捉正賊其陳九及饒細乙兩名到日與
上黄友徐亮輙將陳九毆打各先勘杖六十放備申提
舉使司及使州
已具申後因陳壽哩狀經縣陳論稱陳九因被危教授家
打損身死乞檢驗造究及具公劄具申後熊謙熊漸共
狀訴各居兄熊祥被危教授裝事加誣事奉判于後熊
祥之事三尺童子皆知其冤使使眞是教唆亦因危教
授誣吿停藏屈抑不平而發況又未必非獄吏鍜鍊之

詞其奔走憲臺亦求脫免耳情亦可憐況二人乃其弟姪罪不相及恩赦之後使府豈不寛宥特以吏輩抑塞未必為檢舉今既有詞身為縣令不敢坐視備申使州乞照赦疎放又據艾勝狀訢田圭熊祥被危教授計囑尉司弓手圍屋勾追見今大禾成熟乞監割事奉判引差范慶王亨同本保監收割仍別備詞并公狀再申使州

曾知府論黄國材停盜

轉運司送下黄景信論曽知府誣執其父黄國材停盜事委本縣下州院監勘尋引追上黄國材囚繋而神形鬼狀去死無幾又有黄四李石五兩之贓在州院身死遂亟申州取下本縣醫治遂未見眞並稱所供皆出吏手全無實情拖照案據又覆叅考乃有大可疑者罪人入獄事雖至微必待推抵而後乃首服豈有數人入獄歷歷吐實如出一口畧無異辭一可疑也數人爲盜銀官告直數百千阿曽曽指蹤嚮道乃獨得一中衣二可

疑也黄國材果停盜則必庇其所停之人今乃自停而自捕之三可疑也樂安縣獄既能使數人歷叙其爲盜之跡而繫縲數月卒不得其的實銖兩之贓四可疑也阿曾自首者也郡追阿曾而與之對乃逃匿不肯自出者幾兩月敢於自首而不敢於供對五可疑也阿曾以九月初四日出官未嘗言黄國材停盜黄四之徒十七日至尉司始供留贓以供其主人曾知府幹人乃以十八日經州訴黄國材停盜度其離樂安之日乃十四五

間也阿曾之所不言黄四之徒之所未言曾知府幹人何所見而執黄國材以爲停盜六可疑也聽獄而有以盡其情雖置之死地而無憾今其可疑者如此又豈可堅執之爲盜耶加之平人猶且不可況其繼母之女之夫耶以直爲曲以無爲有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今觀黄景信初疑曾知府之以書請囑也與吕橹數人互爭以至縣庭事之至徹者也吕橹之詞則曰黄四十男爲見李元勵未敗乘勢統帶五十餘人直入縣郭各執器仗

分屯駐劄作亂謀反公吏百姓不敢行往其敢於誣人乃至於此白晝市廛之中尚敢加人以不軌則昏夜無人之地欲誣執人以爲盜尚何憚而不爲耶如後之所告者爲非則前之所告者可知矣以事迹考之黄國材之在鄉曲決非善良此數人者亦皆破落之徒曾知府之家亦委是被盜顧其所失者不多乃張大數目以眩惑觀聽又買求阿曽以證實其事然後堅執數人加之以爲盜之罪卒之的實之贓既不可得阿曽逃匿不敢

出官則適以自見其爲虚妄也況此數人者使眞知曾知府所訴亦不過竊盜耳其事亦已該赦宥今黄四李石贓證未明死於囹圄黄國材龍二十之徒繫縲者半年幸而得脱死生未可知而生計已蕩然是亦足以快曾將仕誣告之志矣張官置吏亦豈敢曲狥寄居之意而卒置數人於死耶合將各人並押下樂安縣著家知管帖縣根索眞贓方得著實六名並召保申轉運使司取指揮仍備申諸司及使州

五月初一日準轉運司判下黃景信狀訴曾某誣告停盜事令本縣監勘本縣引上見禁人及拖照案牘見得顯是誣告分明黃國材與曾知府係是親戚平時往來不應一旦如此誣執此是曾知府在鄉平時倚恃豪横多有不法事件每爲黃國材所持以致積怨不知自反乃因小小被盜遂買誘婦人阿曾誣執黃國材地客數輩而因以併及其主人把持樂安縣獄必欲鍛鍊置之死地本縣既承上司指揮監勘見其委是無理然以其

係是寄居之家不欲痛言其無狀且為無辜之人畧行
開拆已於五月初一日辰時具申轉運司及諸司訖今
來曾知府父子慮本縣從公勘斷無以遂其誣告之志
矣乃占先復經轉運司妄稱黄國材之男黄景信時復
前來本縣謁見先以私意相干其敢於蔑視上司肆行
誣罔如此以監司委送尚敢如此把持則其在鄉曲尚
何忌憚今觀其前後狀詞一則曰近上寄居二則曰近
上寄居此在他人言之則可豈有父母之邦輙自呼為

上寄居以陵駕父兄族黨乎黄國材之妻曾知府繼母

艾氏前夫之女也在禮繼母如母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艾氏雖再嫁曾知府之父豈不愛其前夫之女乎況黄

國材與曾知府認爲親戚情義不薄今乃一旦誣以停

盜而欲置之死地則不復有念其繼母之心矣今觀其

豚犬不肖之子畫爲宗枝圖曾知府之父有九子乃别

而言曰四位董夫人所生五位艾氏所生葢知府欲别

其非艾氏所生也如此則真有不母其繼母之心矣又

曰繼母艾氏先嫁編氓胡家而生阿胡嫁黃國材為妻編氓云者以其不得齒於士大夫之族賤之之辭也娶所以配身也曾知府自以其父娶編氓之妻則亦自賤其父矣夫為人子而不母其母不父其父士大夫所為恐不如是使古之君子斷斯獄也將以停盜者為重乎抑以不孝於父母者為重乎況如本職前狀申述則數人者決非為盜而黃國材決非停盜者也雖曾知府狀詞皆稱幹人而其豚犬不肖之子亦嘗出官供對然嗾

之者乃曾知府也今乃恐其蹤跡敗露妄以爲黃景信屢來本縣相見先以私意相干又足以見其專以誣告把持爲事也今欲乞台判立嚴限下行本州追上自首人阿曾窮究其妄告者爲盜之罪追上曾將仕窮究其妄稱黃景信曾來相見之跡如使兩人情願出官所告得實則黃國材自當斷配本職不合與外人交通關節亦甘伏按治如阿曾曾將仕懼罪不出所告非實亦欲乞將曾知府父子申奏朝廷重加懲戒以爲士大夫敢

於陵駕鄉里者之戒而黃四李五無辜致死之冤庶得
少伸於地下矣申本府及諸司

曾适張潛爭地

使府送下曾安撫宅二承務名适幹人周成并金谿縣
百姓張潛并干證人張四九等共六名委本縣勘究買
地掘墳事內有陳四一饒大兩名監繫日久羸病欲死
已差醫人李才咼看驗監醫併求陳四三彭六三二名
各召保周成張潛寄收尋拖照案牘參酌事情委是曾

适妄狀誣賴意在擾害張濳等人令張濳被害已破蕩而干證之人之被監繫病患危篤深可憐念且曾适以掘墳論訴情若甚切然自開禧三年三月估賣園地張濳以錢就買若果有掘墳情節何爲當時並無詞訴此其虛妄一也張濳買地之時曾經官陳詞曾适幹人陳先等并鄰甲數人供狀指證皆以爲並無墳墓何爲曾适畧無一詞與之爭辯此其虛妄二也曾适嘗於開禧二年十二月論郭謙侵占屋地屋地之與墳墓孰緩孰

恳豈有先論屋地經隔兩年而論掘墳此其虛妄三也
曾适執出鬮書登載受分園地有祖墳三所其後所供
稱是二女一乳母之墳何其先後之相戾耶豈非自有
祖墳恐爲人所證故遂亟變其說此其虛妄四也開禧
二年正月未抄估之前有曾宅幹人朱端陳詞稱產業
係三位均分有硃契砧基簿表照即不言有鬮書今乃
旋造鬮書以爲表證此其虛妄五也鬮書之末具載曾
适令幹人熊富聽狀印鬮嘉泰三年曾儒林尚無恙何

不爲狀首而獨於曾适此其虛妄六也既曰穿關則凡
弟三人各有三本今但以一本出官則是本無穿關此
其虛妄七也園地得產於智大夫及陳成亦合有上手
契字今以其自稱三墳係是淳熙年間恐與上手年月
牴捂故遂不敢費出此契此其虛妄八也買園之時乃
是知府尚在之日日涉之名是乃知府宴遊之所既有
力以辦宴遊之園獨不能求隙地以葬其殤女乳母而
置之園中乃朝夕宴遊於墟墓之間乎此其虛妄九也

日涉之園而乃在縣郭之内亦非埋葬之所此其虚妄十也有此十妄曉然易見反覆參考然後知曾适者真横豪健訟之人也方曾儒林侵盜官綱之時朝旨行下抄估家産悉如星火為子弟者當知乃兄之罪不可逃朝廷之命不可忽傾其家貲以輸之可也今乃以已賣廢契欺罔縣道又以西昇不可賣之産僞稱義遜使縣道官吏日受督責不得已而將别項産業根括估賣張潛之徒既得其産而曾适乃敢脫漏丞廳僞印闗書妄

訴不已今日之訟自始至終皆曾适爲之也今省部下行給還産業使人户虚納價錢而曾适坐得舊業亦可已矣又欲加之掘墳之罪不惟逞其私憾而又欲肆其邀求使張潛之家張六二嘗經安撫使司陳詞臺判以爲據所陳請買曾家園節次勘驗則知曾家幹人妄訴不已送本縣照祖究實如周成妄狀論擾重行斷治可謂明白簡切而得其情矣今曾适者騎從甚都言辭甚辯進退甚詳推出入臺府揚揚自得動以權勢脅持上

下官吏相顧莫敢予決若不爲之明辯數月之後被論之人不待刑憲而銜冤入地矣所有人案申解使州乞詳本縣所陳先將被論及干證人召保放歸著業仍備申朝省諸司今後曾适更敢妄狀嚴行追治庶幾無辜之民不至被害而健訟之人稍知畏戢

曾灘趙師淵互論置曾挺田產

使州送下曾灘趙師淵兩家互論置買曾挺田產事趙僉判已行看定斷還趙師淵管業其曾灘幹人不伏所

斷再行論訴使州遂委本縣審定緣本職與曾濰委是二十年故舊恐有妨嫌遂申乞廻避再蒙使州發下不敢有違拖照案牘曾濰幹人所以不伏趙僉判所定者葢亦未得其情趙僉判以爲空頭契字乃是曾挺[illegible]契再立之契乃曾濰僞契既不曾追出曾挺供對如何見得便是僞契此間人交關亦多有不將正契投印者亦安知再立之契果爲僞乎既以再立之契爲僞遂併以門僧之書爲通同旋寫既不曾追到門僧供對亦何緣

見得是通同旋寫又稱曾挺若果得上期錢又不得與
別人交關世間將田產重疊交易脫漏人錢物者甚多
亦何以知曾挺之必不敢乎不得其情而欲決其曲直
亦無怪曾灘幹人之不伏也大抵此訟只要見得曾挺
曾與不曾交領得曾灘上期錢耳若交得曾灘錢則業
當還曾灘若不曾交得曾灘錢則業當還趙師淵今曾
灘之所恃以爲已曾交錢者以有曾挺所與三制幹親
書耳今以曾挺親書觀之若果曾交得曾灘錢必須言

遞到若干錢已交領訖今皆無此語但云所諭旋交一百千省家兄書中且乞更支一半而更字乃經塗改尋繹字畫乃是將先字改作更字又覺更字筆畫係是塗改恐為人所疑遂又多改數字以亂之而不知便改一先字作更字亦不妨其為交錢也曾灘幹人之詞以為交去官會一百道而曾擬書中乃作一百千省豈有得人一百道會乃自認作一百千省之理曾灘在臨川若於狀詞作一百千省則見錢一百千省無緣擔得到建

昌故於狀詞變作官會一百貫親書既與狀詞不相合則又豈可執親書以為據乎以此觀之則曾挺實不曾交得曾濰錢無可疑者矣又詳書中所言有田勞經畫之久契字已稟媽媽僉往尊叔可逗留至月初同在著押又言下期錢後月中旬為約曾濰幹人遂以媽媽僉往并下期錢後月中旬為約兩語遂以曾挺為已交上期錢若非已交上期錢何緣有媽媽著押并何緣及下期錢然以文勢考之曾挺初立空頭契字將此產業託

三制幹召人承買曾濰既欲就買遂別立契字遣人先取其母著押曾挺與曾濰爲至親故先請其母著押發回而門僧亦有押一字之書然曾挺有月初同在着押之語則實不曾親著押則亦不曾交錢可知矣書之首先言上期錢之太少書之末又慮下期錢之太遠此豈足以爲已領上期錢之證乎然則再立之契非僞契門僧之書非僞書但曾挺實不曾交得曾濰之錢無可疑也趙僉判以爲僞契僞書故曾濰之幹人不伏然僉判

之所定有曰曾挺窘乏急於求售則曾五官人不惟酬價不平又且支打上期錢數不多不肯指揮使用及有其他沮抑所以不願遂别與趙運幹宅交易曾五官人後來知得所以陳詞此數句者可謂盡得兩家心術之微矣曾灘名家之子其所交遊皆當世賢士亦欲改過遷善以克世其家然所以為此者豈亦念祖業之重不忍使他人得之乎或者幹人白起誣賴而非曾五官人之本意乎然不敢以朋友之私情而反以重曾五官人

之過也備申使州

白蓮寺僧如璉論陂田

金谿縣白蓮寺僧如璉經轉運司論金谿縣尉看定薛家陂田不還本寺耕種仍將行者勘杖一百在縣身死所斷不當事送本縣看詳今將案牘參照係白蓮寺論佃客蔣某擅於本院未曾開墾田内彊栽禾稻續係蔣某稱是盧將領宅耕種金谿縣遂將蔣某勘斷又續係盧將領宅於貴溪縣論白蓮寺爭占自已所栽木又續

係盧嘉猷於本州府判廳提舉使衙論强塞水圳有妨水利遂行下金谿縣丞聽看定偶金谿縣尉權丞遂將白蓮寺所訟田不得耕種仍將行者某人從杖一百勘斷以本縣丞尉親至地頭必須究見事理合得允當而寺僧如璉不能無辭者則以其間不得其平者有二事其一謂田乃寺田不應不得爲主其二謂行者從杖不當今照得上件爭訟本縣縣尉何不索出兩縣干照從實打量若盧家所置薛思惠產不曾推流則不應越港

占白蓮之田僧寺之田若畝步見在則亦不應並緣沙漲輙行開墾阻遏水勢如此則不待辯而自明矣今不行打量而憑空便行理斷此不可曉一也盧嘉猷初得於貴溪縣爭白蓮寺之田次則經通判聽又次則經提舉司爭水圳而帶及田事其前後詞反覆不同此不可曉二也盧嘉猷之田在港東白蓮寺之田在港西若盧嘉猷委是田被水衝没於東而復生於西亦當經官標扦豈得徑自栽種而反行論訴此不可曉三也又田在

港東而論港西水圳又别無干照見得有古水圳處來歷白蓮寺乃有薛家借圳干照若盧家得薛家産亦港西下流則借圳可也豈可訟乎此不可曉四也盧嘉猷所論者水圳縣尉乃不定奪水圳而反及水港此不可曉五也若謂不合將遺洲開田衝破港東之田則栽田者乃盧嘉猷初非白蓮寺之罪何故却將行者勘斷此不可曉六也兩家之訟初爭田次則捨田而爭水圳其終又捨水圳而爭水港及所種田以阻遏水勢乃盧嘉

猷而非行者乃將行者勘斷一百既欲聽贖斯可已矣
何至必加之杖而使之抑鬱以死乎此不可曉七也觀
其所看定如此則其所論田之形水之勢亦恐未能盡
當事情提舉寺丞於所申之後判令兩家並不得耕種
則亦已覺尉司所以右盧嘉猷者太過而未必盡得其
實也今已斷者不可復贖已死者不可復生而吏輩受
財曲斷其事已在赦前皆可勿問而所爭之田欲乞上
司再委官前去地頭體究方見著實庶絶詞訟申都運

提舉使衙取指揮

勉齋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勉齋集卷三十三

宋 黃榦 撰

判語

陳如椿論房弟婦不應立異姓子為嗣

使府送下陳如椿論房弟婦劉氏不應立異姓子為嗣事本縣照條看定申本縣叅攷案牘又有見任辰溪知縣陳敏學申州公狀亦與陳如椿之詞一同劉氏以為其夫寧鄉知縣陳邵於甲寅年在潭州抱養同官遺棄

之子立名志學經今十六年即非今方立爲嗣㡳溪知縣陳敏學及陳如椿却稱知縣不曾立外人爲嗣今考陳如椿之辭以爲知縣癸丑年離仕志學甲寅年始生則是在潭州時猶未生此收養之子據劉氏賫出印紙陳知縣乃是癸丑年冬十一月方滿亦安知非其尚留潭州兩月間收養志學以爲子乎又考陳如椿之辭以爲知縣但有庶生子六三哥即無收養之子據劉氏却稱六三哥亦是收養之子及再令陳如椿供對却是收

養吳博士之子其言詞又自反覆則其所告志學非收養之子亦是虛妄可知又據劉氏嘗到自童蒙以來讀書學字十數卷皆積年陳舊文字問其所從之師則在撫州者見有先生姓饒及請到饒先生供對則又稱去年陳知縣已送志學相從讀書豈得以爲身死之後旋立十五六歲異姓之子乎陳知縣年五十有七而亡其妻劉氏亦年五六十歲其相處不爲不久何其夫身死之後乃信斡僕之言立十五六歲素不相識之子以爲

嗣乎則陳如椿之虛妄無可疑者陳如椿自稱挾術爲生則其爲人乃破落把持起倒劉氏錢物而不得遂扶陳敏學論訴意欲立敏學之子爲陳知縣之嗣異日併有劉氏物業此市井破落之常不足深責辰溪知縣陳敏學身爲士夫不顧義理不念劉氏乃其叔母亦敢移文本州與破落陳如椿挾同妄訴欲以吞併叔父之業廉耻道喪莫此爲甚今據劉氏所供辰溪知縣陳敏學之父一機亦是陳安撫收養遺棄之子今乃罪劉氏不

合收養爲不當是責其祖辱其父也爲人子者責其祖辱其父誣其零丁孤寡之叔母罪莫大焉合將陳如椿重行勘斷念其於劉氏之子有族伯之親申觧使府乞將陳如椿責戒釋放仍牒辰溪知縣知委庶其少知改悔以全士大夫之名節餘人放

崇真觀女道士論掘墳

儒者之道自君臣父子穀粟桑麻養生喪死之外無他說異端虛無之教古無所有不惟不知信又且斥而絶

之張官置吏又不過行儒者之道使斯民相生相養和平輯睦則斂福錫民莫過於此豈有崇信老佛賊害生民而可以求福田利益之理崇真觀稱某夫人修煉之所令女道士居之虛無誕謾不足考信假令有之亦儒者之所當斥絶世有豪傑之士必廬其居火其書偶其徒使不得以亂吾教豈有折人屋廬掘人墳墓使老幼存没咨嗟怨恨政足以上干天地之和又豈能求福應哉自女道士王道存費出本觀文書以與熊氏十數家

爭訟地界以爲十數家所居之屋所葬之墓皆觀中之地是以十數家者亦嘗出十數年文書各有經界打量益莫辯其爲誰氏之産官司自不應受理本縣何主簿親至地頭看定得見合給還人户分明王道存復經轉運司論訴一時定奪官員不憑人户文書乃欲給還觀中運使趙龍圖雖從其説亦不過折一家之屋餘令認還賃錢即未嘗許其掘人墳墓也王道存乃一陰毒狠鷙之老婦人恃其瀾翻之口舌奔走於貴要之門必欲

發掘余登譚太兩家數十年已葬之墳墓本職亦嘗親至其地見其觀中所謂三劍塚者巍然居中有江鄧兩家之墳饒聶兩家之山與塚爲鄰而余登譚太之墳乃在江鄧饒聶墳之外去塚最遠今乃捨其近而攻其遠此其出於王道存之私忿無可疑者遂備申轉運使司乞免掘兩家墳墓亦古人掩骼埋胔之意運使趙龍圖遂判居民元占本觀基地造屋居止只合量還本觀賃地錢如占葬日久並不得勒令舉掘上司所判如此則

亦深悔前日折屋之非而猶以今來掘墓為戒也況其地又未必真為觀中之地本觀自合聽從上司所斷今乃輙敢走經省部埋頭陳詞更不言已經監司結絶顯是頑猾江西之俗固號健訟然亦未聞有老黠婦人如此之健訟者欲乞備申省部照轉運使司已判事理施行仍行下本州追出頑猾健訟王道存别擇有戒行道士掌管常住庶幾閭里安静所謂崇尚教道邀求福利亦莫過於此者申使州取指揮

張運屬兄弟互訴基田　新淦

祖父置立基田，子孫封植林木，皆所以致奉先追遠之意。今乃一變而為興爭起訟之端，不惟辱及祖父，亦且累及子孫。今張解元醜詆運幹，而運幹痛訟解元，曾不略思吾二人者，自祖而觀，本是一氣，今乃相詆毀如此，是自毀其身，何異？祖父生育子孫，一在仕塗，一預鄉薦，亦可以為門戶之榮矣。今乃相詆毀如此，反為門戶之辱。詳此事，深為運幹、解元惜之。世固有輕財急義，捐千

金以資故舊者不以為吝今乃於骨肉之中爭此毫末為鄉閭所嗤笑物論所厭薄所爭者小所失者大可謂不思之甚當職身為縣令於小民之愚頑者則當推究情實斷之以法於士大夫則當以義理勸勉不敢以愚民相待請運幹解元各歸深思翻然改悔凡舊所譬隙一切湔洗勿置胸中深思同氣之義與門戶之重應憤悶事一切從公與族黨共之不必萌一毫私意人家雍睦天理昭著他日自應光大不必計此區區也兩狀之

詞皆非縣令所顧聞牒運幹并告示觧元取和對狀申

窯戶楊三十四等論謝知府宅彊買甎瓦

窯戶十七人經縣陳詞論謝知府宅非理弔縛抑勒白要甎瓦事本縣追到幹人鄒彦王明供對兩詞各不從實供招遂各散禁令以兩詞供荅參詳據幹人責到文約並稱所買甎瓦皆是大甎大瓦則所供價例乃窯戶之説爲是幹人初供以爲小甎小瓦則與元立文約不同此乃是低價抑勒之驗窯戶所以不得已而哀號於

縣庭也小民以燒瓶瓦為業不過日求升合以活其妻孥惟恐人之不售也所售愈多則得利愈厚豈有甘心饑餓而不求售者哉寄居之家所還價直與民戶等彼亦何苦而不求售今至於合為朋曹經官論訴必是有甚不能平而後至此也今觀其所議收買瓶瓦窰戶不肯賣便至於經官陳詞差弓手鄒全保正温彥追出寄居之與民戶初無統屬交關市易當取其情願豈有挾官司之號令逼勒而使之賤賣之理至於立約又不與

之較物之厚薄小大與價之多寡則異日結算以何爲據是不復照平常人户交易之例而自有一種門庭庶幾支還多寡惟吾之命是聽也又先支每人錢米共約八貫而欲使之入納甎瓦萬三千片所納未足吏不支錢一萬三千甎瓦所直十七千今乃只得錢八貫而欲其納足窰户安得餘錢可以先爲燒造甎瓦納足而後請錢耶小民之貧朝不謀夕今其立約乃如此是但知吾之形勢可以抑勒而不知理有不可則必不能免人

戶之論訴也今又以爲元約一萬三千今只入五六千便作了足即是現買現賣本宅何不前期將錢借與各人世間交易未有不前期借錢以爲定者況所燒甎瓦非一人之力所能辦非一日之期所能成必須作泥造坯必須候乾燥必須入窰燒變必經隔旬月而後成今六月半得錢七月半之後逐旋交納所入之價反多於所借之錢豈得尚歸罪於窰戶耶幹人之詞尚欲懲治窰戶之背約所謂文約豈窰戶之所情願廹之以引手

保正抑勒而使之著押耳官司二稅朝廷立爲省限形勢之家尚有出違省限不肯輸納者況於私家非理之文約而可以責人之必不背約耶寄居百姓貴賤不同張官置吏難以偏徇鄒彦王明且免斷安廣監鄒彦出外備已入甎瓦未還價錢還窯戶所有窯戶三名已撥到甎瓦未曾交入亦仰監鄒彦照入具價錢呈王明一名且寄收候還錢足日呈放兩詞各給斷由

謝知府宅幹人賫到文約四紙並稱大甎大瓦今狀中

却稱是小樣顯是誣賴六月十三日交去定錢七月半
逐旋入去輒瓦令卻稱是經隔三月形勢之家欺凌鄉
民率皆類此難以施行照已判再監文約四紙已粘入
案難以給還簿一扇元是幹人收掌不應又行取索輒
人輒瓦欠人錢物豈得以爲無罪不應收禁私家却得
將人打縛官司不得禁抑豪強之狀即此可見

彭念七謝知府宅追擾

普天之下莫非王民雖有貴賤貧富之不同其爲國家

之赤子則一而已張官置吏務以安存百姓而形勢之家專欲搔擾細民所謂寄居者既叨冒朝廷官職寄寓州縣尤當仰體國家矜百姓之意令乃倚國家之官職害國家之百姓此豈士大夫所當爲哉近據彭念七狀稱有次弟彭念九充謝知府宅甲頭與彭彥彭念七及小弟彭三一各無干涉忽覩謝知府宅幹人郭勝同胡甲頭賫引前來稱是謝知府宅文字追喚彭念七彭三一赴本宅根究委實懼怕不敢前去尋追到胡甲頭取

問追擾無干涉人因依却據胡甲頭名成供有彭彥者充謝宅甲頭彭念七彭念九彭三一皆彭彥之子緣彭念九走閃遂追上彭念七彭三一再索到知丞廳權縣日有謝知府宅幹人睦晟狀論甲頭彭彥不肯前來支量米穀贍給佃戶心曲走閃遂喚得本人親弟彭三一前來未到本宅被本人至親曾少四奪去彭三一尋據丞廳追到曾少四供即不曾有奪去彭三一因依再追上睦晟所供亦與胡成無異今以睦晟初狀觀之既稱

彭三一為彭彦親弟則彭彦乃是彭念九與彭念七彭三一為兄弟也今却妄供彭彦為念七念九三一之父葢亦自知彭念九之走閃與彭念七彭三一不相干涉而遂變其詞以為父子也卻不思其初詞以為兄弟而今豈得變以為父子耶彭念九之走閃與其兄弟不相干涉乃輙追擾其兄弟彭念七之不伏勾追與其親戚曾少四尤不相干涉又輙論訴其親戚如此支蔓害及無辜使細民何自而得安其生業耶使謝知府存心平

怨不務刻削爲甲頭何苦逃竄至於逃竄亦只得經官追其正身豈得私出文引追擾其兄弟妄興詞訴殘害其親戚則是但知官職形勢可以欺壓細民而畧不體朝廷張官置吏存恤百姓之意委實切害據胡成自稱已七十有一且與免斷睦晟不合妄狀搔擾細民勘杖八十枷項下案監納未盡苗米日呈夜寄收候納足日放餘人放

鄒宗逸訴謝八官人違法刑害

非寃戶并鄒宗逸陳詞並是弓手搔擾在法弓手官司尚不得差出下鄉私家輒行差使是以引惹人戶詞訴況佐官不得受狀近降指揮甚嚴令遣人出屋輒以停藏爲名妄經尉司縣尉亦不契勘便行受理此皆受制大家深屬未便據詞人所論專指謝八官人乞行追究令以兩魁漕責見該奏薦不伏出官若事屬利害則雖命官亦合追逮但令所陳以爲幹人則難便令主僕供對且與上詞人并最緊合干人鄒李文戴祥張仲三名

對

徐十論訴謝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強姦

胡先供去年曾與阿張通姦又稱今年係是和姦據阿張供通去年不曾有通姦來歷今來係是強姦兩名所供異同推官即不曾勘對著實便欲將胡先阿張同斷若是強姦則阿張不應同斷胡先亦不應止從杖罪決遣又阿張所供曾被謝九官人強姦如此則是主僕通同強姦阿張情理難恕今亦不曾追問謝九官人此是

案吏怕懼謝知府形勢使貧弱之家受此屈抑再引監阿張喚上胡先仍追謝九官人對限只令如追不到備申諸司仍先監詞人起離外處居止除十元住謝家房屋

爲人告罪

縣道理斷公事自有條法若事屬小可尚可從恕至於身爲士人强姦人妻在法合該徒配豈容輕恕本縣每遇斷決公事乃有自稱進士招呼十餘人列狀告罪若是真有見識士人豈肯排立公庭幹當閑事況又爲人

告不可恕之罪則決非士類可知牓縣門今後有士人輙入縣庭爲人告罪者先勘斷門子及本案人吏

宋有論謝知府宅侵占墳地

宋有論謝知府宅強占園地已係慶元元年以後論訴屈抑不伸等事及追謝知府宅幹人索干照理斷幹人錄白到契字稱宋有已曾作知見交錢着押又稱一項係與曾吏部宅交易據宋有稱宋朝英被謝知府宅關鎖抑逼一家恐畏只得着押又稱曾吏部宅即是謝知

府宅假作曾吏部宅名字及索出宋有關書乃是宋有宋輔兩户均分産業内有衆户尅留産業甲龍甲師字兩號有祖父母墓四所兄弟商議不得典賣闗約分明今謝知府宅乃於嘉定元年立契置買只作宋朝英立契豈有宋輔宋有兩名尅留物業内有墳墓四所乃徑與宋輔之孫宋朝英交易之理又豈有紹興年間兄弟立約不得典賣乃可以違約交易之理以宋有共分物業乃能使之作知見人著押則是以形勢抑逼可知交

易之時宋朝英年未及丁則其畏懼聽從亦無可疑者宋有又曾經縣經軍經轉運司論訴竟不獲伸則倚恃形勢尤可見也人家墳墓乃子孫百年醮祭之地謝知府宅乃欲白奪以爲園囿飲宴之所謝知府獨無祖先父母乎其不仁不義倚恃豪強乃敢如此謝知府曾吏部違法典賣宋有共分物業又抑勒宋有作知見人顯是知情違法分明合追契書毀抹令謝知府宅倚恃形勢不令賫出契書且將園池給還宋有宋朝英徑自陣

截管業仍給斷由爲照仍申軍及諸司

王顯論謝知府占廟地

西嶽雲騰廟元是王顯家捨地造廟以爲邑民祈求之所已而家貧遂託神以自活神依顯之地以居顯依神之靈以食謝知府既架屋其側遂占廟之路以爲圃又種竹於廟之四圍以芘蔭其花圃宅塲民畏謝知府形勢所謂邀福乞靈者皆不敢過其門而神之血食者遂失其所依矣王顯本依神以沽其家謝知府又從而遂

之使其族人專廟祝之利而王顯又失其所依矣謝知府但知形勢之可以肆其欲而不思神人共憤則謝知府亦不能自安也近據宋有者訟謝知府占其祖先墳墓以為園圃本縣已斷還宋有管業士大夫欲創造屋廬以為子孫無窮之計亦須顧理義畏條法然後心安而子孫可保也今至於夷丘隴毀祠廟以廣第宅侈燕遊攜持孥累日居其中果能下究上覃而安斯寢乎使官司不為之理直而冥冥之間所謂福善禍淫者亦豈

無可畏者乎所有廟地合給還王顯照祖管業引告示謝天祐日下起離併取謝知府宅幹人知委狀申

張凱夫訴謝知府宅貪併田産

張凱夫陳訴謝知府貪併田産再行詰問據母陳氏賣田係開禧三年五月母陳氏論歸宗係開禧元年其論配兩吏押係二年十二月如是則是先欲遣逐其子而後奪其産也夫所立之子妻不應遣逐夫所有之産寡婦不應出賣二者皆是違法絶人之嗣而奪其産挾其

妻以害其姪壻此有人心者所不爲也引就追謝八官人索千照并申按撫使司乞就問謝知府取供責狀申押幹人下縣理對妻不當遣逐夫之子寡婦不當賣夫之産只此兩事並是違法謝知府雖已移徙其家尚留舊居今乃倚恃豪横不肯賫出千照使詞訴無由結絶案先給據將所管違法典賣田産監張凱夫具出號段書塡給付張凱夫管業收花利仍再申安撫司

徐莘首賭及邑民列狀論徐莘

稂莠不去則穀不能以自植敗羣者不斥則羊不能以自肥本縣實縁敗壊之久姦豪得志細民被害歷考其尤者則寄居中葢有其人而士人則徐莘是也徐莘僥倖一舉本不足道乃恃強狠大爲一縣之害兩經縣道牓示尚不悛改去年又與寄居扶同論訴縣道權縣已被行遣合干人亦被斷配自此愈見恣肆本縣雖訪聞本人頗爲民害然人户不敢論訴亦且暫已今探聞當職特暫差出便復論訴人吏全無著實𨵦又據市民列

狀責出縣牓諭訴顯見徐華擾害鄉民照得朝廷日來深慮寄居等人擾害鄉曲故雖樂安鄒山曾復係是命官亦且押送他州居住盖投之四裔屏之遠方古人所以治頑民者不若是則終無以絕其本根今徐華者若不屏逐無以遏絕姦惡今備詞并縣牓申觧使軍欲乞將徐華押送外州居住庶絕後患本縣除已將一行人疎放外其徐華合行申觧奉軍判徐華押送吉州拘管申朝省及諸司照會

陳會卿訴郭六朝散贖田

陳會卿論郭六朝散幹人抑勒其子世隆輙將田祖出賣更不取其父知委追到幹人索出干照却有父陳元亨著押幹人以為其父親書陳會卿與男世隆皆以為勒令陳世隆假作父親押兩家之詞未見虛實然以所交易契字觀之若是父元亨自行賣祖又何必其子亦同書著押與其子同賣已自可疑又作其子世隆交領價錢豈有父賣產不自領錢乃使其子領錢之理此是

勒其子假作其父著押以瞞昧其父而不自知其漏綻將以欺人而不知其不可欺也幹人無狀乃至於此且與免斷責契毁抹附案知情違法合監陳世隆價錢入官再監幹人朱榮索典契還陳會卿取贖陳元亨先放

徐鎧教唆徐莘哥妄論劉少六

照得本縣詞訟最多及至根究大半虛妄使鄉村善良枉被追擾若官司不察曲直遂使無辜受害皆緣坊郭鄉村破落無賴粗曉文墨自稱士人輒行教唆意欲搔

擾鄉民因而乞取錢物情理難恕近據徐莘哥論劉少六強占山地及將徐莘哥送獄却稱係叔徐凱教令陳詞追上徐鎧又供委是包占及追到出產并得產人供對即無包占因依徐鎧方始招伏其平日生事擾害鄉民此若不懲治無以示戒令徐鎧自稱士人且決竹篦二十枷項號令縣門三日仍牓市心曉示

郝神保論曾運幹贖田

黄達係是總領所押下虧欠綱運人本縣典押反不契

勘却令入役曾運幹宅與郝神保互爭田係是張顯承行黄達却無故當廳執覆意在刼持役使知縣且免斷仍舊錮身押下巡檢司拘管

郝神保論曾運幹占據田産欲備錢取贖索出干照郝神保之父茂成因病風顛祖父忠義遂將田産撥與諸孫則是知其子不可託也令郝茂成乃以祖所分與孫之物業與曾運幹交易豈有風顛之人能與人爲交易者乎曾運幹典人田産亦須索出人家干照既知其關

書所載係是祖父撥與諸孫又稱其子風顛豈得輙與風顛之人爲交易乎使出於茂成之意則爲子而背其父使出於曾運幹之意則是教其子以背其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況已交易之當月出業人郝茂成便經官陳詞以爲被曾運幹家幹人宋六一誘引抑勒不曾得錢其子神保亦經官陳論詞訴官司雖爲追人吏不曾根究則知其非出於郝茂成之意乃曾運幹與其幹人誘引逼脅白奪田產也官司不敢追究者非畏曾

運幹之形勢則受曾運幹之請囑也郝神保既無以自伸遂甘心納其祖課至於備錢取贖則曾運幹又假為進典五年契字以圖誣賴其着押又與前契不同矣形勢之家貪圖人家物產則有之矣未有若此無狀之甚者也兩契並毀抹給還郝神保管業仍各給斷由餘人放

陳安節論陳安國盜賣田地事

阿江有子長名安國第六十次名安節第六二阿江於

五月經縣論長男安國盜將田業出賣續送主簿聽阿江又自出供狀亦稱長男盜賣田業尋追上得業人曾金紫曾司法陳德遠三户契照而阿江已謂其子不肖又爲形勢之家拖延不肯出官憤悶得疾身死矣但存其弟陳安節與之證對據契書皆有阿江及弟安節着押而弟安節則不肯承認以爲其母及安節不曾著押皆陳安國假寫阿江已死無可驗證但以契上所書陳安節三字比之陳安國及陳安節兩人經官狀詞亦各

有陳安節三字則知其爲陳安國假寫無可疑者契上節字皆從草頭其偏傍則皆從耳字陳安國狀上節字亦如此寫陳安節狀上則皆從竹頭其傍皆從附邑又喚上書鋪辨驗亦皆供契上陳安節三字皆陳安國寫則是瞞昧其母與弟盜賣田產無疑陳德達曾金紫曾司法三契所得田業各合析爲二分以陳安國一分還得業之主以一分還陳安節契字批鑿還陳安節收執別給據付陳德逵曾金紫曾司法照管一分物業仍監

陳安國備一分錢還陳曾三家陳安國勘杖六十引監
錢陳安節放
陳安國阿江之子陳安節之兄阿江與陳安節論陳安
國盜將田業典賣初論曾金紫等三户本縣得見所書
陳安節名姓皆是陳安國代書又是其母陳論此是曾
金紫等三户典買違法分明已準分法給一半還得業
人給據付得業人管業仍批鑿契字付陳安節執照所
合受分之産續又據陳安節陳論鄉司户雷少四兩户

亦係違法交易瞞昧盜典賣陳安節合受分田產再追出兩千照鄒司户十契亦是陳安國代書陳安節名尤爲明白此是違法瞞昧分明但鄒司户宅之詞以爲其母所論三户之時即不曾論鄒司户則其說亦似有理及再照案牘本縣曾以上件事委送主簿看定阿江親到主簿廳陳詞乃是陳論曾金紫等三户違法交易之後其狀詞中乞追陳安國供盜賣田地之多少著實不知有無見存則是阿江固已知本户田產多爲陳安國

盜行典賣所及知者但曾金紫三户而已其餘則不及知也惟其不及知所以不曾論鄒司户等户也及再於陳安節名下索出砧基參對則陳安國盜將田業典賣砧基簿之上但批鑿曾金紫三户而其餘不曾批鑿此阿江之所以不及知而未及陳論也阿江未及陳論而死則安節於阿江已死之後經官論訴鄒司户家豈得以阿江無詞而以陳安節爲妄訴乎要之十契之内所書陳安節字畫皆陳安國書寫則不可得而揜也若雷

少四一契則又全無陳安節姓名此尤不待辨而知瞞
昧違法也鄒司户十契雷少四一契所得産業並合凖
分法以陳安國一分給還鄒司户宅仍給據為照陳安
節一分批鑿契字執照管業仍備本縣所斷曾金紫三
户判語及今所判給斷由付兩家收執引監陳安國錢
還鄒司户宅然猶有一説形勢之家專以貪圖人户田
業致富所以敢於違法者恃其富强可以欺凌小民敢
經官論訴便使經官得理亦必健訟飾詞以其多貲買

誘官吏曲行改斷小民貧困多被屈抑使使偶得理直而追逮費用已不勝其困矣此富家所以愈富而貧民所以愈貧也陳安節得産之後必不免鄉司户之論訴故再述貧富之情狀如此兩爭人並放

本縣昨據陳安節論兄陳安國盗將里幼田産與鄉司户交易本縣見得陳安國假作母親及弟書名著押違法將兄弟分田産與鄉司户交易分明遂將陳安國一分還鄉司户管業將陳安節一分還陳安節却監陳安

國備違法契面錢還鄒司户其後鄒司户倚恃富豪專務健訟不伏本縣所斷遂經使軍陳詞使軍將本縣所斷看詳準判今照斷由所斷已是允當合監陳安國一半契面錢還鄒司户候錢足之日方可給田管業本縣照得所爭之田析而爲二分一分屬陳安國一分屬陳安節陳安國一分之田已是自行出賣與鄒司户自不願取回爲業陳安節一分之田乃是陳安國盜行出典若要監陳安國錢足日方給還陳安節爲業則陳安節

永無得田之理在法若盜賣卑幼田產則先合給還卑幼後監盜賣人錢還錢主若尊長與卑幼通同知情典賣則合先監錢還錢主足日方給還產業今陳安國係假作母親阿江及陳安節書名著押係母親及弟陳論即非通同知情恐難以候監錢足日方還陳安節管業竊詳使判必是令陳安國自還一分錢足日方給還陳安國一分之田令陳安國不願取回上項田產吏合取使軍指揮

陳希點帥文先爭田

陳希點自去年十月以來兩次陳詞論帥文先不肯行使官會朝廷新制秤提官會最爲嚴切自合出官與被論人供對却抗拒官司倚恃形勢不伏出官意欲使破落幹僕與人户抵拒及其出官狀詞中畧不及官會一節顯是誣訴分明陳希點枷收引喚上帥文先對

朝廷措置秤提官會行下州縣最爲嚴切不容人户令陳希點爲狀首兩狀論帥文先不使官會及官司追對

乃倚恃形勢經隔累月不伏出官及其到官所供又全不及不使官會一節乃欲推是頑賴人力劉顯陳詞顯是並緣朝廷法令之嚴以此把持鄉民且勾木陂一項交易乃帥文先不在家却與帥文先之子假作其父着押此豈交易條法所當然者非乘人之危急貪人田産者耶嚴江陂一項交易六月内交錢交業乃於十一月内半年以後方論多典過錢則其妄訴又可見矣又於兩詞之内皆夾帶不使官會爲詞其意以爲非此無以

重師文先之罪也身爲士人當如是耶妄訴不使官會之罪若從條定斷則希點合在反坐決配之條事在赦前且免根究嚴江陂田已是交易交業難以更行論理勾木陂田乃陳希點與師文先之子師文勝通同不取其父知委假作其父着押知情違法錢當没官業當還主契字追上毀抹仍舊還師文先管業引監師文勝備契面錢入官陳希點之父名子國人户詞訴頗多率是累月不肯出官且踈枷召保案刷具本户詞訴來日喚

上供候理對畢日放

聶士元論陳希點占學租

聶士元於去年十一月論陳子國强占所買學粮租田輙於主簿廳陳詞改正作陳文學户產業本縣追人索干照理對經今四五月陳子國之子因他事到官又行走竄不肯賫出公據干照前來理對遂將幹人聶大亨收禁監追亦復不肯出官若非理曲何苦如此今據聶大亨賫到積年收納學粮錢並作聶瑜户輸納官司當

以契照為據豈有陳子國所置之產而契照乃在聶士元之家陳子國以為作佃户聶瑜名字請佃豈有六七十年不曾歸户之理若作聶瑜名字請佃何為契照乃在聶士元之家陳子國積代豪横聶瑜與之至親遂以產託其主掌陳子國遂起吞併之心乃於去年九月旋於主簿廳陳詞改給公據管業主簿一時不曾契勘不索出陳子國上手有何干照便以硃鈔及官員公劄為據遂與出給公憑管業顯是豪強脫囘官司侵奪人户

田產分明今又堅執所冒請公據不肯賫出官毁抹欲以爲異日論訴張本然聶士元既有元祖上手干照則雖有冒請公據亦何所施再以林趙兩主簿劄子觀之其詞卑巽之甚豈有人户不肯輸納官租乃使縣官屈辱如此不惟強占鄉民田產又且脫免官司租賦官司不敢誰何至於具劄子懇禱卑官拜呈等語陳子國何人乃敢如此鈔書給還聶士元收掌并前已給公據管業劄子兩封附案再給斷由付聶士元收執見到人再

監索所請僞據毀抹

龔儀久追不出

朝廷差守令以爲千里百里之長則凡在部封之内雖有貴賤貧富之不同皆部民也人户詞訴官司追逮雖曲直未可知自當應時出官供對今鄉村豪民遇有詞訴追逮率是累月以致年歲不肯出官保正虚受杖責使人户詞訴無由結絶官吏文移日見壅滯本縣豪户大率皆然而其尤甚者則排風龔儀是也自去歲七月

間有陳暘叔者訟其起屋侵占墳地追逮半年不伏出官及至差官親至地頭驗實龔儀亦端坐不出卒使詞人坐困甘心移改墳墓不與之爭何等頑民乃敢如此自是以後訟其奪牛訟其占山訟其占屋訟其不收税凡七八件皆是累月不出本縣將其安下主人監繫追逮方肯出官使人人皆如龔儀則國家守令條法皆為無用矣且龔儀自稱士人豈應不畏名義不畏條法以至於此合將龔儀重行勘斷念其自稱士人秋試在近

且與免罪踈枷押下安下人葉萬卿保管伺候理對公事安邦只今取保狀申

京宣義訴曽嵓叟取妻歸葬

京宣義經使軍陳詞取妻周氏歸葬使軍行下本縣詳狀照條施行本縣遂追周氏之兄周司户及周氏前夫之子曽嵓叟供對今據兩家幹人賫出周司户之才及曽嵓叟狀詞前來出官今看詳周氏初嫁曽氏再嫁趙副將又再嫁京宣義則周氏於曽家之義絶矣既爲京

宣義之妻則其死也當歸葬於京氏然考其歲月京宣
義以開禧二年十一月娶周氏爲妻次年八月娶歸隆
興府經及兩月周氏以京宣義溺於嬖妾遂逃歸曾家
自後京宣義赴池陽丞周氏不復隨往至去年八月間
周氏身死京宣義與周氏爲夫婦僅及一年而已反目
不相顧矣既溺於嬖妾無復伉儷之情又擕其妾之官
而棄周氏於曾嵒叟之家者凡四年又豈復有夫婦之
義乎周氏於曾家固爲義絶而京宣義之於周氏亦不

復有夫婦之義矣使京宣義之於周氏果有夫婦之義則不應溺嬖妾而棄正室又不應棄周氏於曾嵓叟之家者數年而挈其妾以之官生而棄之而不顧死則欲奪以歸葬此豈出於死則同穴之至情乎特欲掻擾曾嵓叟之家以裝奩誣賴因以爲利耳此豈士大夫之所當爲哉其說以爲始乃娶趙副將之妻不應曾嵓叟占留以葬獨不思周氏之嫁京宣義乃自曾家出嫁其避京宣義之妾而歸也亦歸於曾家豈得以爲與曾家無

干涉乎周氏於曾岡爲義絶在法夫出外三年不歸者其妻聽改嫁今京宣義棄周氏而去亦絶矣以義斷之則兩家皆爲義絶以恩處之則京宣義於周氏絶無夫婦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則未嘗替也京宣義公相之子孫名在仕版不應爲此閭巷之態妄生詞訴周氏之喪乞行下聽從曾嵓叟安葬仍乞告示京宣義不得更有詞訴申使軍取指揮幹人留領斷由訖放

徐家論陳家取去媳婦及田產

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是以夫之家爲其家也婦人謂嫁曰歸是以得嫁爲得所歸也莫重於夫莫尊於姑莫親於子一齊而不可變豈可以生死易其心哉陳氏之爲徐孟彝之妻則以徐孟彝之家爲其家而得所歸矣不幸而夫死必當體其夫之意事其姑終身焉假使無子猶不可歸況有女三人有男一人攜之以歸其父之家不可況棄之而去既不以身奉其姑而反以子累其姑此豈復有人道乎父給田而子之家是爲徐氏之田

矣夫置田而以裝奩為名是亦徐氏之田也陳氏豈得而有之使徐氏無子則陳氏取其田以為已有可也況有子四人則自當以田分其諸子豈得取其田而棄諸子乎使陳氏果有此志陳文明為之父陳伯洪為之兄尚當力戒之豈得容之使歸反助之為不義乎察其事情未必出於陳氏之本意乃陳文明陳伯洪實為此舉也陳文明獨無兒婦乎陳伯洪死其妻亦棄其子以累其父母取其田而自歸陳文明豈得無詞乎陳氏一婦

人陳文明亦老矣其實則陳伯洪之罪也知軍吳寺簿不察此義反將徐孟彜之弟徐善英勘斷以爲不應教其母爭訟是縱陳氏爲不義也欲將陳伯洪從杖六十勘斷押陳氏歸徐家仍監將兩項田聽從徐氏收管花利教其子嫁其女庶得允當申提刑使衙取指揮一行人召保

李良佐訴李師膺取唐氏歸李家

在禮爲之子爲之母師膺既歸李氏則以世英爲父以

孔氏為母令復取唐氏歸李家則是二母也況李良佐所陳因唐氏之弟所訟而世英死此尤人子之至痛唐氏決不可往來李家李師膺決不可再收養唐氏李師膺為李世英之子已經歷年深亦嘗為世英持斬衰之服善事孔氏母子無間言友愛師勉兄弟無異意李良佐乃輒生異姓不可收養之論以離其心在法祖父所立之子苟無顯過雖其母亦不應遣逐令其母尚能容之良佐何人乃欲遣逐之乎李師膺斷然當為李世英

之子李良佐斷然不可妄興異議唐氏當去師膺當立李良佐又欲牓示徐羅二解元使不得往來李師膺之家此亦遣逐師膺之意蓋欲使師膺失所依也良佐之處心不臧情態已見徐羅二解元則未見有侵欺之實豈可預行牓示況李師膺年已二十二亦非全然不辨菽麥而爲外人所侵者徐羅二解元果有侵欺李良佐旋行陳告亦未爲晚世間亦真有可託孤之人亦安知徐羅二解元非念其孤幼而爲之經紀其家難以預行

給牓併行下保曉諭李師膺兄弟併徐羅二解元各照本縣所行取知委申

謝文學訴嫂黎氏立繼

謝文學名駿訟其嫂黎氏不立其子五六冬郎爲嗣而立堂兄謝鵬之子五八孜爲嗣自嘉泰三年論訴至今經隔五年寧都楊知縣柯知縣贛州僉廳及本州趙司法皆以爲立嗣當從黎氏謝文學不應爭立援法據理極爲明白寧都縣曾追到黎氏出官供稱是其夫謝駿

在日與弟謝駿時常爭鬧有同寃家又稱其夫病重稱欲立謝鵬之子五八孜又追到族長數人並稱謝驂不願立謝駿之子而願立謝鵬之子在法夫亡妻在從其妻便使謝驂元無意立謝鵬之子尚聽黎氏所立況又出於謝驂之本意乎謝文學駿健訟不已復經轉運使臺必欲爭立且法令以爲不當立兩知縣以爲不當立本州僉廳以爲不當立提刑司委送趙司法亦以爲不當立其族長以爲不當立其嫂黎氏亦以爲不當立謝

駿何人乃敢蔑視官府違慢條法欺淩孤幼斥責族長顯是豪横難以輕恕照得提刑李吏部惡其健訟嘗將謝駿枷禁州院令來尚不悛改令據謝駿復遣幹人謝阜前來本縣投詞錮身觧轉運使衙欲乞併追謝駿痛賜懲治以為豪猾健訟者之戒

郭氏劉拱禮訴劉仁謙等冒占田產

劉拱禮并劉拱武妻郭氏訟劉拱辰之子仁謙仁愿不伏監司所斷不分合受分田產令拖照案牘劉下班有

子三人長曰拱辰妻郭氏所生次曰拱禮拱武妾母所生劉下班有本户税錢六貫文又有郭氏自隨田税錢六貫文劉下班死郭氏亦死劉拱辰兄弟分産只將本户六貫文税錢析爲三分以母郭自隨之田爲巳所當得遂專而有之不以分其二弟二弟亦甘心不與之爭自淳熙十二年以至嘉泰元年凡六十年絶無詞訴葢畏兄不敢訴也嘉泰元年拱辰死拱武拱禮始訟之於縣又三訴之憲臺又兩訴之帥司經本縣鄭知縣吉州

董司法提刑司僉廳本縣韓知縣吉州知録及趙安撫六處定斷鄭知縣及提刑司僉廳則以爲拱禮拱武不當分郭氏自隨之産合全給與拱辰吉州司法及知録則以爲拱辰不當獨占劉班所得郭氏隨嫁之産合均分與拱武拱禮韓知縣趙安撫則以爲合以郭氏六貫文税錢析爲二分拱辰得其一拱武拱禮共得其一六處之説各不同然趙安撫之所定在後既已行下本縣而劉仁謙劉仁愿乃蔑視帥司所定不肯照所斷分析

郭氏所以又復有詞也以法論之兄弟分産之條即未甞言自隨之産合盡給與親生之子又自隨之産不得別立女户當隨其夫户頭是爲夫之産矣爲夫之産則凡爲夫之子者皆得均受豈親生之子所得獨占以理論之郭氏之嫁劉下班也雖有嫡庶之子自當視爲一體庶生之子既以郭氏爲母生則孝養死則哀送與母無異則郭氏庶生之子猶已子也豈有郭氏既死之後拱辰乃得自占其母隨嫁之田拱辰雖親生拱武拱禮

雖庶出然其受氣於父則一也以母視之雖曰異胞以父視之則爲同氣拱辰豈得不體其父之意而獨占其母隨嫁之田乎以此觀之則六貫文之稅當分而爲三兄弟均受方爲允當今試以鄭知縣及提刑司僉廳所斷而較之吉州司法知錄之所斷則鄭知縣僉廳之所見甚狹而司法知錄所見甚廣鄭知縣僉廳之用意甚私而司法知錄之用意甚公從司法知錄之所斷則在子爲孝於其父在兄爲友於其弟從鄭知縣及僉廳之

所斷則在子爲不孝於其父在兄爲不友於其弟一善一惡一是一非豈不大相遼絶哉官司理對公事所以美教化移風俗也豈有導人以不孝不友而自以爲是哉如韓知縣趙安撫所斷已是曲盡世俗之私情不盡合天下之公理劉仁愿劉仁謙尚且抗拒則是但知形勢之可以凌蔑孤寡而不復知有官司今且照韓知縣趙安撫所斷劉仁愿劉仁謙撥税錢三貫文付拱禮郭氏候畢日放仍申諸司及使軍照會

權太平州

張日新訴莊武離間母子

張敷文孫名日新經官論編管人莊武又名三聘離間其母使其母盡逐兩旁兒婦持到莊武親書與其母簡帖兩紙外作妻封内作自名當將莊武送獄根究兩紙委是親書據莊武供舊曾在張宅作館客豈有舊館客輙寫簡帖與館主寡婦之理又供前後往來飲酒雜坐無間此何理耶且其簡帖之詞有曰自安人從家間歸

去他們便大字寫在書院牕上呪人及要殺人又曰除是安人出外商議方可看了毀之其詞意褻害情理乃如此是必欲逐其子而惟莊武之言是聽也亂男女之別離子母之情莊武之罪豈可貸乎若採之衆論則又不止於簡帖往來而已一郡之人爲之不平夫能使母逐其子而不顧則是必有以蠱惑其心者矣顧人子不敢言官司亦不必推究庶幾子母可以復合也且莊武福州人自稱曾請鄉舉觀其詞氣字畫不類士人嘗

以爲人指引代筆編管當塗自當少知歛戢姦險凶横累有過犯爲朱僉判舘客既導之爲非矣復挾人以訟之朱竟罷去爲張伸舘客則以尋捉學生爲名徑登其女之臥榻以致論訴至於撻使婢而使之縊死輕侮官而敢於無禮皆見之訟牒每追到官則先爲凶暴之狀以陵駕長官雖宇文侍郎以法從之貴亦不免於無禮官司亦每以士類而曲貸之凡此數事苟未至於甚爲人害者猶可貰也張敷文以宦族故家而莊武乃專其

家政若不懲治則張氏家業歸於莊氏兩子無所歸一家將自此破矣爲政者豈得不爲之動心乎竊謂當塗本非莊武之故鄉莊武見係編管之罪人以士類之故且免其斷治再將莊武移徙鄰郡則寡婦之謗可以自明孤子之愛可以復合張氏之家不至大破莊武亦不至於捻其罪而猶可以自新但莊武元係得旨編管人州郡不敢自專若欲申聞朝省則么麽小官暫攝郡事亦不敢以輕舉寶文大卿到日呈

漢陽

漕司行下放寄庄米

漢陽田土所出只得養活漢陽軍百姓若盡數搬出外界漢陽之民必致餓死漢陽老知軍情願放罷不敢餓死百姓送務照已判

沈總屬

郡無大小俱為守土關津有禁不但取征税亦以防姦盜譏出入也舟楫至境不以見告徑斫纜索鼓噪而去

此何理耶浮數巨艦所載何物若非有碍何故如此茍非横取多自為興販則必夾帶商賈圖取財物申轉運司乞行下鄂州拘下船隻搜撿税物以戒姦貪

安慶

太學生劉機罪犯

行已有耻則謂之士鄉黨稱弟則謂之士劉機既為士人又嘗遊太學自合動循禮法恪守士行今乃専騖豪縱陵蔑閭里人言籍籍姑置不問既入酒肆復毆妹弟

行檢如此便使讀書破萬卷文章妙天下亦何足以齒於為士之列淮人本醇質士子亦皆重厚劉幾但以太學之故而所為狂悖乃如此當官而行何強之有一太學生亦何足道哉劉幾且與從恕放如敢再犯定當具奏屏之遠方以為不守士行者之戒

王珍減尅軍糧斷配

王珍為軍典尊常管兵士請給月糧衣錢輒每減尅已是無理本府興築城壁勞動軍士自非得已王珍更不

思軍人辛苦亦敢減尅錢闕輒尅闕米二升半輒尅五合情理切害王珍決脊杖十五刺面配撫州牢城楊煥不點名支破勘杖一百呂青押楊煥就王珍家取未散錢米并盜尅下錢米支散

宣永等因築城乞覓斷配

安慶大府素無城壁無以爲守禦之備當職不自量度安意興築支費浩大官司未易了辦不免資百姓之力以衛百姓甚非得已揆之於心每切自愧今既令人户

出備愽子木搬擔至府尉司人吏乃輙敢邀阻乞覔人户獻木尚復要錢則公事追逮其擾可知此而不治是使本府重得罪於百姓也亘永張明李明龔顔各決脊杖十二刺面配一千里外州軍牢城案開具所實錢追納抄估到家業牓賣仍備牓府縣曉示如並緣築城輙敢擾民者許人陳首賞錢三百貫犯人重行斷治

武楷認金

掘土得金元是武安撫宅基武楷遂認以為舊物訪之

邦人乃以爲元是天井劉家宅基武安撫復於上居止以事理考之必是劉家之物蓋藏金於地爲避賊而藏也安撫方提兵討賊又何爲而藏金於地耶但武安撫有功於此邦見之墓誌未及百年其子孫零替如此使人爲之悵然使無認金之訟官司亦當賙恤但聞武揩自少不學家産破蕩若得錢又復妄費公庫置歴每月批送錢五貫仍自七月爲頭薄賠其家以爲有功於此邦者之報

劫盜祝興逃走處斬

照得安豐軍遞押到配軍祝興徐青爲妄傳邊事各持軍器作威執火劫奪客人財物決脊杖二十刺配二千里本府差寨兵高成管押前去至路中其徐青祝興反將高成毆打逃走當捉獲到祝興一名據各人供責分明本府照得邊事方興小人喜於倡亂並緣劫掠自不應更分首從令安豐軍從輕決配已是失刑今又尚敢毆打防送人逃走祝興押赴市曹斬首府城號令三日

傳下諸縣各號令三日未到人徐青賞錢五百貫文許諸色人捕捉申朝廷乞行下邉郡應有此等凶惡之人並不分首從處斬所有本府不合擅斬强賊乞賜竄謫施行仍申諸司

勉齋集卷三十三